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
第四十五回 除惡僧理索氏冤

斷曰：貞婦冤魂千載恨，寺僧極惡一朝除。

事聞皇上欽加賞，萬古聲名史冊書。

話說包公為開封府尹之日，異政著聞，百僚欽服，便是仁宗皇帝，亦屢召入便殿中，省以政事。包拯開心見誠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惟恐民情弗達也。

一日，因按視治下，體悉風謠，行到濟南府。公吏候迎於驛舍，次日打掃公廨伺候。拯升堂坐定，司吏各呈進案卷，與拯審視。拯檢察內中有事體輕可者，即當堂疏放回去，使各安生業。得脫罪人歡聲動地，感德不勝。正決事間，忽階前颳起一陣旋風，塵埃蕩起，日色蒼黃，堂下侍立公吏一時間開不得眼。怪風過後，了無動靜，惟拯案上吹落一樹葉，大如手掌，正不知是何樹葉。拯提起視之，良久，乃遍示左右，問：「此葉亦有名否？」內有公人柳辛者認得，近前復道：「城中各處無此樹，亦不知樹何名。離城二十五里有所白鶴寺，三門裡有此樹二棵，高若參天，條乾茂盛。此葉乃是白鶴寺所吹來的。」

拯道：「汝果認得不錯麼？」柳辛道：「小人住居寺旁，朝夕見之，如何會認差？」拯知有不明事。

過卻一宵，次日侵早升堂，僉押以罷，即令乘轎去白鶴寺，稱道要行香。寺中僧行連忙各出，迎接入方丈坐定。茶湯才罷，座下風生。拯憶昨日旋風又起，即差柳辛隨之而去，辛領諾。

那一陣風從地中滾出方丈，直至其樹下而息。柳辛回覆於拯，拯道：「此中有緣故必矣。」乃命柳辛鋤開看之。辛問左右鄰討得鋤頭，掘開三尺土時，見一領破席，包卷著個十八九歲年紀婦人在內。辛看得明白，入東於拯。拯聽說呀道：「此亦怪哉。」自來看驗，身上並無傷痕，只唇皮進裂，恨目微露。拯令絞開口視之，有一根竹籤，直透咽喉。拯令將屍掩了，再入方丈，召集眾僧行問之。眾僧各道不知其故。拯一時跟究不出，轉歸府中，退入私衙後，近夜秉燭默坐，自思：「寺門底緣何會有婦人死屍？縱使外人不明事，亦當埋向別處。莫非僧行中有不良者謀殺此婦，無處掩藏，故埋樹下？」

拯思忖良久，將二更，不覺困倦，拯身隱几而臥。忽夢見一青年婦人，哭拜階下。拯夢中問：「哭者是誰？有何冤訴？」

婦人道：「妾乃城外五里村人氏，父親姓索名隆，曾當本府獄卒。妾名雲娘，因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夜，與家人入城看燈，夜久更深，偶失伙伴。行過西橋，遇著一個後生，說是與妾同村，指引妾身回去。行至半路，又來一個，卻是個和尚。妾月下看見，即欲走轉城中，被那先來後生袖中取出毒藥來撲入妾口中，即不能言語，竟被二人拖入寺中。妾知其欲行污辱，思量無計，適見籬上一竹籤，被妾拔下，插入喉中而死。將妾隨行首飾盡搜檢去，把屍埋於樹下，冤魂不散，今遇太尹到此，特來分訴。」

乞為伸理，妾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。」告罷輒去。拯夢中正待再問其人姓名，不覺醒來，殘燭猶明。拯起行徘徊之間，窗前已遺下新皂靴一隻。拯計上心來，暗道：「此冤能明矣。」

次日升堂，並不與人說知，即喚過親隨黃勝吩咐：「汝可裝做一皮匠，密密將此皂靴挑在擔上，往白鶴寺各僧房出賣。」

有人來認，即來報我。」勝依教來到寺中，稱叫賣僧靴。正值各僧行都閒在舍裡，齊來看買。內一少年行者提起那新皂靴來看，良久乃道：「此靴是我日前著皮匠在寺中新做的，藏在房舍中未著，你如何偷在此來？」黃勝初則與之爭辯，及行者取出原只來對，果是成雙一樣造的。黃勝故意大鬧一場，被行者眾和尚奪得去了。勝忙走回衙，報與拯知。拯即差集公人，圍繞白鶴寺，捉拿僧行。當下沒一個走脫，都被解入衙中。拯先拘過認靴的行者靠前排下，嚴法具審，問謀殺婦人根因。行者不肯招認，拯就於袖中取出原狀，令司吏讀與聽罷，乃道：「分明是汝同一伙逼死，尚敢抵賴。」即令用枷極法拷究。行者心膽驚落，不待用刑，從實一一招出逼殺索氏情由。拯將其口詞疊成案卷，當堂判擬：「行者與同謀和尚二人，為用毒藥致逼死索氏，押上街心斬首示眾；其同寺僧員知情通謀，事未發露，發配及惡州充軍。」判訖，滿城老幼無不稱快。後包公回京，將此事奏請於仁宗。仁宗大加欽獎，下敕有司，塋其墳而旌表之。此見包公之明真並日月，照妖氣不能逃其影，使索氏之冤竟雪，且懲戒後人不敢恣放為惡矣。